

## 20140420 黃國昌教授@東門教會分享會 Q&A

但是並不一定代表說他真的贊成黨中央，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，如果今天國民黨真的要把核四交付目前的烏籠公投法公投，以立法院裡面的席次，他做得到做不到？做得到，他完全做得到，那為什麼從去年江宜樺3月提核四要公投，到現在這件事情都還沒發生？因為他叫不動立法院裡面國民黨立法委員幫他去衝鋒陷陣，他為什麼不願意去幫他衝鋒陷陣？理由是說外面人民反對嘛。

那這次某個程度上面來講，服貿的爭議其實也是一樣，我一直都不覺得最後的結果是王金平他個人的恩惠，或者是王金平他的施捨，或者是王金平他的好意，我從來沒這樣子看，那當然外面有些政治人物要自己有推銷說，啊攏係我你袂安怎督安怎(全場笑)，所以他才怎樣怎樣的，他講的他高興就好了，我們沒有必要去，我們也沒有必要去潑人家冷水，因為他可能私下真的做過很多類似的努力，那個都沒有關係。

我講得更具體一點是，那為什麼，我並不是說，就是說討厭王金平院長這個人，或他覺得他做不對的事情，以這次學運上面來講，他很多表現，從最後的結果上面是要給他肯定，這個沒有問題，我們在正式的聲明上面該給他的肯定都給他肯定，我們就是，就是做事跟講話都要很公平。

但是我之所以說，不是在寄望在個人這個政治人物身上是因為說，今天王金平他之所以沒有動用警察權，今天王金平他之所以贊成先立法後審查，真正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？是因為人民支持，他看七成以上的人民都支持，要怎麼選還不清楚嗎？對於國民籍的立法委員來講，他們也是一樣，你去看，到電視機節目上面，敢去上那些政論節目幫國民黨政策辯護的永遠就是那幾個人，永遠就是那幾個人，那其他的人他們不去，他們不想去在政治上面、在媒體上面爭曝光嗎，但是你要先跟我講你要我去幹嘛，你如果要我去的是幫黨的政策背書，那我當然是不要去，我怎麼會傻傻的去在電視機前面講好聽的話給馬英九聽，然後讓自己曝露在選票流失的風險上，啊我如果要講好聽的話給馬英九聽，我一定是私下跟他講嘛，說主席我們都支持你(全場笑+鼓掌)，那當然他回去選區他講什麼話，那個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
那第二個提到的跟，就是跟你的問題比較相關的其實是第三勢力的事情，我必須要這樣切開來講是，從去年夏天開始，的確是如同，後來各位或許在媒體上面有看到的消息是一樣，就是我們有一群朋友先組成了一個社團法人，叫作「公

民組合」，那個公民組合的目的，2014年這一年是要拿來跟社會對話，那所謂跟社會對話指的是說，大部分的人對於藍綠兩黨的表現是不是滿意，如果滿意，市場沒有這個需求，第三勢力根本不用看，當市場沒有這個需求，有人出來要喊，說要做第三勢力，那個只是喊爽的，沒有用。

那第二個層次是，如果市場有這個需求，那問題是市場是不是有這個供給？有人期待，那是不是有這個供給，那當然是不是有這個供給，當然會有很多人想要供給，但是是只有一群人是大家希望的供給，其實2014年要做的是這件事情。

結果只是沒有算到的事情是，發生了太陽花學運的事情，那發生太陽花學運這件事情，對於我自己的，以我完全我個人的身份來講是，我只是公民組合的，當中其中的一個人，那我也只是這個運動，很多很多人參與其中的一個人，那但是有些媒體喜歡沒事找事，他會把兩件沒有關係的事情，把它連結起來，那樣子的連結老實講，對於運動、對公民組合都會造成很大的傷害，因為就是開始有很多閒言閒語說：啊原來做這個運動是為了要搞公民組合，那或者是說，反正你大概在媒體上面會發現說他半個人都沒採訪，最起碼當事人都沒採訪，但是故事可以寫得很大，但是故事可以寫得很大一篇。

現在有一群人，而且我大概可以跟各位說，就是我覺得那群人都是很好的人，他們正在默默地努力當中，在跟社會對話，那但是對我自己來講，我為了要避免那個誤會，我反而會在，因為其實，我這樣講好，在運動的期間當中，其實公民組合把自己所有的活動全部停止下來，全部停止下來，那理由就是不要有任何誤會，就運動的歸運動，那未來要做什麼事情歸未來要做什麼事情，不要把它牽扯在一起，要不然會破壞掉這個運動它本身的訴求，因為別人已經要見縫插針了，你還開一個洞讓人家整把劍刺進來。

那甚至在運動結束完了以後，本來宣布要辦的活動全部都取消，現在都一直往後延，那甚至我們有一個共識是說，就是有在運動裡面比較積極參與的，就先在公民組合那邊活動全部都先停止下來，避免這個誤會，所以就第三勢力的事情我大概只能跟你報告到這個階段，那未來我相信，如果說公民社會重新集結，大家對這件事情是有期待，那我覺得那一組優秀的人才他們自己會慢慢集結在一起，那他們最後會形成一股新的力量。

不過我覺得大概時間點，按照我們自己本來的規劃是，2015年年初以前不

會有任何的行動，因為你一定要第一步，一定要先去做跟社會對話的工作，在那個對話的過程當中，你才可以知道，我剛剛所提出來的供給跟需求的問題。

那剛剛有一個朋友問說，夢是什麼？

(思考良久)

這個問題可不可以讓我跳過去(全場笑)。

(可以解釋一下為什麼跳過去好嗎？)

因為我不太喜歡講自己的做不到的事情。

(夢啊)

我先講比較近程的好了，不要講比較中程的，我講比較近程的目標，我想比較，講比較近程的目標就是，希望在做事情的過程當中，去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還有人才，大家一起做事，這件事情很重要，因為不管接下來的夢或者是目標是什麼，有一群志同道合而且是你可以全心信任一起工作的朋友，這件事情很重要。

那其實這幾年我一直不斷地發現說，臺灣社會真的到處都是人才，人才非常非常的多，那只不過說大家有各式各樣的考慮，一開始選擇並沒有站出來參與公共事務，但是我覺得這些人他們只要有一天選擇願意站出來參與公共事務，其實大概會發現說，臺灣公民社會的力量之所以豐沛，是因為有這些人才的存在，而這些人一旦決定要出來做事情，一定可以把臺灣變成是一個更好的地方。

那短期的目標就是看可不可以跟其他的朋友大家一起努力，去把這些人給找出來，那把這些人給找出來了以後，大家一起為臺灣做事，這個是比較近的。

對不起，第四個問題是什麼？

提問：我想請問說，行政院那個活動，我想請問是對黃老師，這個活動是為什麼破綻的活動，這個活動在這整個運動的，不管是前面還是後面，有一個銜接還是

轉換的作用，謝謝。

我大概是沒有辦法講，決定要採取這個行動的人他們決策的過程，因為我真的不是很清楚，那我大概只能夠盡我可能的範圍，講我自己的觀察，就是我相信之所以有人會採取這樣的行動，就是對於江宜樺跟馬英九他們的回應已經忍無可忍，凍袂條啊(台語)，太過份了，完全可以理解，那後來的結果，很糟糕的事情是說，沒有想到我們的國家機器他會採取這麼血腥的手段，這是任何人都沒有想到，不管你一開始對於這個行動的採取，到底是採取什麼態度，支持還是不支持，最後國家暴力行動的採取，那種方式是任何人都沒有辦法接受的。

那也是因為那個樣子，所以接下來在面對那些國家暴力的行為的時候，我自己感受到的是全部的人大家的立場都是一致的，對於那個國家暴力的血腥鎮壓提出最強烈而且最深沉的抗議。而那件事情也的確讓大家開始感覺到驚訝說，臺灣真的又回到以前戒嚴時期了嗎？對於外國的媒體特別是這個樣子，那因此對於前面的那個佔領行動本身，大家或許有不一樣的意見，但是對於後面那個殘忍的國家暴力的行為，絕對是同仇敵愾，而且一起站出來抗議，要去把那個公道給討回來。

未來在行動上面，要去把公道討回來的那件事情也不會終止，因為那天晚上，一發生事情了以後，大家在議場，本來留守在議場的律師跟醫生全部都出去，都去立法院(編按：口誤，應為行政院)那邊去支援，一方面去做救治傷患，一方面去提供法律服務，但是連派出去的律師跟醫生都被打，那接下來馬上對於我們認為應該要負責那幾個決策者，採取了一些司法追訴的行動。

你如果說以從整個社會，整個運動的能量上面來看，對於國家暴力行為的那個反撲，對於後面的整個運動，它有滿複雜而多層的影響，我自己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爬梳清楚，但是我會比較有信心講一句話是說，對於國家的血腥鎮壓的那種行為，大家的抗議跟反感使整個運動在後來走向上面的能量，是朝提昇的方向在邁進，這個是我大概目前可以說的部分。那至於說整個決策的過程，我沒有辦法一窺全貌，因為到目前為止那個，每個人不一樣的觀點的故事還在拼湊當中，那還需要經過一段時間跟一段過程。